

七国演义

郝艳霞 王润生 丰东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描述了战国时代中期，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国间战火不断，连年征战，互相争霸的壮观场面。小说以孙臆为主线，记叙了他与庞涓拜师鬼谷子，下山后各事其主的恩恩怨怨，其中不乏田忌赛马，伐魏救燕，马陵道伏击等精彩篇章，读来令人感慨良多。

目 录

第一回	杂树林中盟誓结义 独木桥上动魄惊心	(1)
第二回	水帘洞鬼谷子收徒 练武场孙伯灵遭难	(17)
第三回	急切切下山求功利 情依依回洞得天书	(35)
第四回	万卉园宝珠避风沙 大梁城庞涓斩齐将	(48)
第五回	羞狂徒劈毁大言牌 请贤士踏破水帘洞	(61)
第六回	君子仗义无怨下山 小人怀恨有心害友	(74)
第七回	忌贤能小人施毒计 剜骸骨君子受酷刑	(88)
第八回	知真情装疯闹寿堂 报旧仇卖邪戏娇客	(101)

第九回	黑面鬼蒙骗庞驸马 孙伯灵安慰朱夫人	(116)
第十回	庞驸马纵火卑田院 朱相国退兵大梁城	(129)
第十一回	耍聪明折银食苦果 潜相府引火烧己身	(141)
第十二回	明贡茶叶出使魏国 暗遵遗嘱寻访御弟	(152)
第十三回	以假顶真归齐入都 仗势欺人霸道害己	(162)
第十四回	殿上大王遗弃忠贤 场下御弟惩治奸佞	(178)
第十五回	认奇鱼语惊武安君 激野龙棍打滚刀肉	(189)
第十六回	大王请贤确保江山 太师受辱尽丢脸面	(200)
第十七回	孙伯灵真心收袁达 大寨主假意拜师父	(214)
第十八回	真小姐喜嫁孙伯灵 假新娘大闹太师府	(229)
第十九回	镇国侯戏耍大国舅 孙伯灵拒见亲长兄	(239)
第二十回	孙膑出征伐魏救燕 庞涓撤兵憋气窝火	(252)

第二十一回	划地绝交恩放庞涓 超群盖世活捉张奢	(262)
第二十二回	洁身立世娘娘刎颈 瞒天过海驸马献头	(271)
第二十三回	施邪术庞涓害恩公 扶正气白猿盗仙草	(283)
第二十四回	信馋言昏王斩奇才 施诡计邪妃敬毒酒	(292)
第二十五回	七窍流血孙臆丧生 六国吊孝袁达闹殿	(305)
第二十六回	一气回山袁达得病 三年备战庞涓出兵	(315)
第二十七回	解诗谜张奢闯魏营 接王旨苏戴寻妹丈	(328)
第二十八回	拜见师父袁达逞威 偷袭齐营庞涓算卦	(342)
第二十九回	孙臆佯攻大梁城 庞涓误入马陵道	(356)
第三十回	庞涓丧命归地府 君王无道纳娘娘	(371)
第三十一回	听谗言追捕田法章 定毒计焚烧义养院	(383)
第三十二回	孙臆结义留隐患 乐毅挨棍记私仇	(394)

第三十三回	校场比武艺压英豪 金台拜帅威镇朝野	(403)
第三十四回	乐毅伐齐报仇雪恨 齐东献城卖主求荣	(411)
第三十五回	乐颜平笑斩齐元帅 古子夏怒羞邹太师	(419)
第三十六回	逼亡李义吊晒昏王 劈死孙安羞辱烈女	(431)
第三十七回	即墨城外君臣被擒 九岳山下姑娘得救	(440)
第三十八回	李牧苦口劝袁达 孙臧正言斥乐毅	(451)

•

第一回

杂树林中盟誓结义

独木桥上动魄惊心

春秋时代，周室衰微，周天子共主地位已名存实亡，各诸侯国蜂拥而起，东征西战，转相吞并，争雄称霸，战火连绵……到战国中期，已有百余诸侯小国被诸侯大国吞并。数百年间，征来战去，形成秦、楚、燕、韩、赵、魏、齐七个诸侯大国。所剩不多的诸侯小国，只能依附于诸侯大国得以存活，而这七个诸侯大国仍战火不断，争霸不已。

七国争霸之日，也是人才显露之时。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纷登场……

这一天，在魏国中部通往阳城的一条大道上，孤孤单单走着一个人。也许是头上烈日晒的，也许是长途跋涉累的，他已汗湿衣襟，步履蹒跚。

他停下脚步，拎着那条树杈做的简易木杖四下环视，见右前方不远处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杂树林，便欣喜奔去，钻进树林深处。

“真凉快呀！”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感叹，用衣袖抹去脸上的汗水，又低头巡看，想找一块净地坐下歇息。

蓦地，他闻听呼噜呼噜的鼾声，顺声望去，见不远处有一个人四仰八叉躺在树荫下酣睡着，又见一条二尺多长的青灰褐色的土公蛇正吐信逼视酣睡之人，准备突袭。

土公蛇是一种毒蛇，又名蝮蛇，别名“草上飞”。那条毒蛇与那人头部已近在咫尺了。

噌、噌、噌，他急忙几步蹿过去，挥手冲着毒蛇飞起一棍，把毒蛇打飞一丈多高，啪！毒蛇撞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落地而亡。

酣睡者被惊醒，一骨碌站起来，茫然不解地大叫：“谁？怎么回事儿？”

“是我。你看——”赶路人微微一笑，指着不远处地上的死蛇说。

醒来者瞅瞅不速之客，又望望地上的死蛇，恍然大悟：“哦，多谢多谢。”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醒来者仔细打量眼前这位救命恩公：二十挂零年纪，中等身材，长方脸膛，眉清目秀，亮眸有神，头绾发髻，身着蓝衫，腰系丝绦，足蹬麻鞋。心想：此人相貌不俗，气质不凡，绝非等闲之辈！便恭恭敬敬地问：“请问恩人如何称呼？往哪里去呀？”

“我叫孙伯灵，前去投奔名师攻研武学。你呢，为何在此酣睡？”

“我姓庞名涓字宏道，离家寻找名师，学那惊人武艺。走累了，在此休歇，不想竟睡着了。你我二人萍水相逢，志同道合，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呀！来，咱俩坐下叙谈叙谈。”

二人选择一块净地，盘腿而坐，促膝而谈。

庞涓问：“你去投奔名师攻研武学，莫非是为了报仇雪恨？”

孙伯灵摇摇头，说：“非也。实不相瞒，小弟家在燕国。我父乃是燕国的驸马孙操，我母是燕丹公主，长兄孙龙，次兄

孙虎。生逢乱世，烽火不熄，我想学习武学韬略，以伸张正义，扶困济危，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

“你要去哪里？投奔哪位名师呢？”

“我要去阳城附近的云梦山，拜鬼谷子为师。”

“我听说过有孔子、孙武子，可没听说过有鬼谷子呀！”

庞涓第一次听到鬼谷子这个名字，颇感惊讶。

“鬼谷子乃是王栩的尊称。为何不直呼其名呢？这有来由。听说云梦山高耸入云，绵延百里。山谷里常刮一种旋风，吹得幽谷深涧发出一种怪声，呜——呜——如狼嚎，似鬼哭，格外瘆人。有的樵夫走进这山谷，一听见这风声就往回跑，说这山谷里有鬼。天长日久，山外的人家都认为云梦山山谷有鬼，称之为‘鬼谷’。王栩不怕鬼，在鬼谷那个地方落脚修身，自己号称‘鬼谷居士’，别人尊称他为‘鬼谷子’。”

“噢，原来如此。请问，鬼谷子有何超人之处呢？”

“传闻鬼谷子博学多才，内藏锦绣，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能掐会算，袖吞乾坤，胸怀韬略，用兵如神，广闻博记，明理审势，乃是一位旷世奇才、世外高人。”

“哎呀，鬼谷子有如此本事，为何不下山去做官呢？”

“鬼谷子一心想修炼成仙，拔地而起，上天而去。他打算教几个徒弟，学成炼就后和他一块走，免得到了天上孤独寂寞。当然，这也是传闻，真假虚实，我不便臆测。不过，既然人们把他越传越神，我料此人本事一定小不了。”

庞涓听在耳里，乐在心上。他正不知到何处去投奔名师，没想到老天给他派来带路的了，名师就是鬼谷子，带路人就是孙伯灵。这不是心里想什么，心想事就成吗！

他站起身来，冲着孙伯灵深施一礼“孙公子，你是我的恩人，救星。我四处寻找名师，却不知名师在哪里，像没头的苍

蝇乱飞乱撞，走了不少冤枉路。今日遇到公子，真是绝路逢生啊！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拜谁为师，我就拜谁为师。你可不能扔下我不管哪！”

孙伯灵忙说：“切莫多礼。四海之内皆兄弟，快请坐下，有话慢慢讲。”

庞涓复又坐下，激愤地说：“孙公子，我寻师学艺，可是为了替父报仇啊！”

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庞涓家住魏都大梁。其父庞衡在城西门里牛头街兔儿巷开个染坊。大年初一，当朝元帅独孤臣去给魏惠王拜年，途经兔儿巷，路过染坊门前时，坐骑被泼在街上的污水所结的薄冰滑倒了，独孤臣从马背上摔下来，立时大怒，问明是谁泼的水之后，命人抓来庞衡，狠狠地打了四十军棍。庞衡被打得皮开肉绽，冤恨之下，竟气绝身亡。

庞涓气得抡起铁棍将染缸砸碎，想去与独孤臣拼命，但转念一想，自己人单势薄，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咬碎牙往肚子里咽，把铁棍扔到一旁。

邻居魏大娘母子帮助庞涓料理了丧事。

魏大娘家只有孤儿寡母二人，儿子叫魏生，和庞涓很要好，长得一模一样，如同一母同胞。庞涓从小没娘，魏生年幼丧父。魏大娘给庞家父子缝缝补补，庞衡经常周济魏家母子，两家相互照顾，十分亲近。

丧事办完，魏大娘劝庞涓找点儿活计，同魏生一起干，两家合一块儿，安安稳稳过日子。可庞涓不听，他立誓要学得超人武艺，出人头地，为父报仇。他变卖了家产，告别魏家母子，周游列国寻访名师……

庞涓最后话头一转，满脸堆笑说：“今日巧遇公子，真是

三生有幸，天助我也！既然公子投奔鬼谷子，愚弟愿随公子同去。”

孙伯灵刚才趁庞涓讲述家仇时仔细端详了庞涓，见他一张大脸，上窄下宽，额头小，两腮大，扫帚眉，绿豆眼，满脸横肉。虽然觉得庞涓长相有点儿怪异，但又觉得不能以貌取人。于是，孙伯灵便一口答应。

庞涓谢过之后，又一思忖：孙伯灵乃是燕国老驸马之子，此人将来准用得着。他狡黠一笑，虔恭而神秘地说：“小弟还有一件心事，不知当讲不当讲？”

孙伯灵爽快答道：“有话尽管讲，只要我能办得到，定当尽力而为。”

“公子有所不知，我从小丧母，家父前不久又去世，上无三兄，下无四弟，连姐妹也无一人。孤灯一盏，独苗一棵，太可怜啦！我想高攀贵人，与公子冲北叩头，永结金兰之好，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这一番话说得情真意切，可怜兮兮，就差没掉泪了。而孙伯灵善良忠厚，当然不会深思庞涓居心何在。他谦虚地说：“高攀何来？你我千里相逢，乃是有缘分。我愿与你结拜。”

庞涓心中甚喜，忙问孙伯灵年龄，得知年方十九。他绿豆眼转了转，小心眼儿又在谋算：我已二十有一，可不能实话实说呀！不然，大让小，往后遇事我得总让着他，岂不总是吃亏？我就说十八岁，这样他就得总让着我！

谋算好之后，他告诉孙伯灵，自己十八岁，并动情地说：“仁兄，今后你我兄弟二人要亲如手足。”

孙伯灵点头赞同：“贤弟言之有理。从今往后，你我弟兄要多亲多近，成为换心之交。”

庞涓一怔，问：“换心之交？你把心给我，我把心给你，

开膛摘心互相换？”

“贤弟想到哪里去了，那样你我弟兄岂不都活不成了吗？”

“那……怎么个换心之交呀？”

“换心之交，乃是以心相交，就是说，你我二人不论有何保密之事，都不相瞒，要以实相告。”

庞涓听明白了，心里乐了：噢，就这么换心哪，太好啦！反正我瞒你，你也不知道。这不，刚才我就瞒了三岁，你就得永远让着我！

想到这儿，他笑着说：“对对对，你我兄弟二人要成为换心之交，谁也不准瞒着谁，赶快结拜吧！”

二人站起，在林中捧土为炉，插草为香，复又跪下，冲北磕头。孙伯灵为兄，先对天盟誓：“苍天在上，玉帝晓知，孙伯灵今与好友庞涓结拜为异姓兄弟，立誓与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官同做，有马同骑，若对贤弟三心二意，定遭天报，五雷轰顶！”

该庞涓盟誓了，可好一会儿不闻其声，孙伯灵转过脸来催说：“贤弟，该你盟誓了。”

庞涓为何不作声？他正在心里嘀咕呢：孙伯灵盟誓好重啊！这个呆子，也不想想，就是一母同胞也各有各的心眼儿呀，何况我们是盟兄弟呢？不过，我盟誓也不能轻了，不然，他会认为我心不诚，甚至起疑心。可是，也不能盟重誓，若是盟重誓，以后掰了交情，遭报应怎么办？还是巧言蒙他一把为妙！

庞涓琢磨妥当，颇为得意，冲天高声而语：“苍天在上，庞涓在下，今日与孙伯灵结为金兰之好，若对兄长三心二意，做出不义之事，叫我误走马铃道、猫头滩、活见鬼，七国分尸拿秤秤！”

孙伯灵一听，急忙起身，上前扶起庞涓：“贤弟请起，你盟誓太重，令为兄心中不安。”

其实，孙伯灵没深思细想，庞涓盟誓表面听来很重，若细一推敲，就会露马脚。

庞涓说的那“马铃道”，乃是马脖子上挂的铃铛上中间那条道儿。这样的道儿，谁能走上去呀？有沙滩、土滩、泥滩，哪来的“猫头滩”呀？还说什么“活见鬼”，哪有活人见鬼的事儿呀？再说“七国分尸”，那更不可能，庞涓保哪国，哪国也不会分他的尸呀！

庞涓蒙骗得逞，又占便宜，心里美滋滋的，说话格外亲热：“伯灵兄，你在家排行老三，我就叫你三哥吧！”

孙伯灵点头应允。

二人各自挎上包袱，匆匆赶路。

这一日，他俩出了阳城，奔往云梦山。孙伯灵在前，庞涓在后。走着走着，庞涓发觉孙伯灵的包袱沉甸甸的，不由眼睛一亮：包袱里准是金银财宝，看着沉甸甸的，还不少呢！人家是公子嘛……

想到这儿，再看那包袱，好不眼馋。他又眉头一皱，盘算起来：听孙伯灵说，鬼谷子住在云梦山水帘洞，那可不是凡人俗辈所能到的地方。我俩能不能找到水帘洞，还难说；就是找到了，鬼谷子收不收我俩为徒，也说不准；即使收了，谁能保证他能将真本事教给我们呢？倘若三年五载，也学不到什么，岂不白白寄人篱下、受苦遭罪？仇人独孤臣兵权在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我若学而无获又怎能斗得过他呢？为父报仇雪恨岂不是一句空话？真要当官出人头地，文得有提笔安天下之才，武得有万夫不当之勇呀！噫，不能为父报仇也罢，而荣华富贵不可不求。孙伯灵包袱里有那么多金银财宝，若能拐走，

足够我花一辈子的了。然后找个鱼米之乡安家立业，娶妻生子，岂不胜过在深山老林里吃苦学艺？

他盘算好了，找来一根扁担一般长的木棍，喊道：“三哥，上山最累人，你把包袱给我，小弟挑着。”

孙伯灵头也不回地说：“不必了，哪能累你一人？”

“嘻，你我二人已是兄弟，哥哥怎么还跟小弟客气呢？拿过来吧！”

庞涓说着，急步上前一把摘下孙伯灵背上的包袱，挂在木棍一头，把自己的包袱，挂在木棍另一头，把木棍当做扁担挑在肩上。

孙伯灵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我这个盟弟尊爱兄长，吃苦在前，实为难得。待他累了，我再替换他。

忠厚之人对别人所为，总是往好处想。这是他的美德，也是他的弱点。

庞涓挑着两个包袱，甩开脚步走起来，愈走愈快。片刻，就把孙伯灵落下好远。

“贤弟，慢点儿走，路还远着哪！”

孙伯灵越喊，庞涓走得越快，简直是一溜儿小跑，心里还叨咕着：孙伯灵啊孙伯灵，我可对不起你喽！你不是去云梦山水帘洞吗？你自己去吧！人各有志，所求不一，咱俩分道扬镳吧！

时不多久，庞涓就跑没影儿了。

孙伯灵心里有些纳闷儿：庞贤弟这是怎么了？莫非他那两脚有神功……

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庞贤弟拼命而行，为的是把他的钱财拐跑！

庞涓一口气跑出二里多远，回头望望，不见孙伯灵人影，

揩把脸上汗水，颇为得意地嘿嘿乐了。

突然，一阵狂风刮来。他一激灵，蓦地想起他爹在世时说过：龙行有雨，虎行有风。

“不好，准是虎来了！”

他话音刚落，就看见一只斑斓猛虎从右边林中蹿出，好似腹空多日，终于见到可餐之物，张开血盆大口，向他猛扑过来。

“三哥，快来救命呀！”庞涓拼命呼喊两声，腿一软，头一沉，昏倒了……

孙伯灵并未听到庞涓的呼喊声，他不见庞涓人影后，也加快脚步，走着走着，见前面躺着一人，赶到近前一看，竟是庞涓！见庞涓两眼紧闭，面无血色，四肢颤抖。

他大为惊诧，俯下身去，轻轻晃动庞涓的脑袋：“贤弟醒醒，贤弟醒醒！”

过了一会儿，庞涓睁开眼睛，惊恐地左瞅右瞧。

“贤弟，你这是怎么啦？”

“三哥救我！三哥救我！”庞涓紧紧攥住孙伯灵的手，连声呼喊。

“贤弟莫怕，为兄在此。”孙伯灵说完，扶起庞涓。

庞涓站稳后，心有余悸地环视周围，见两个包袱和一根木棍还在，而那只斑斓猛虎却踪影皆无，奇怪地问：“三哥，那只凶猛的老虎呢？”

“老虎？哪来的老虎？”

“三哥不知，刚才我正往前赶路，突然从右边林中蹿出一只猛虎，径直向我扑来，小弟吓得昏倒在地，人事不知。”庞涓说着，仍面带惊恐之色。

“贤弟，你再往四周仔细看看，慢说一只偌大的老虎，连

只兔子也没有呀！想必贤弟走累了，一时心乱眼花，看恍惚了。”

庞涓仍疑惑不解：“方才明明有一只猛虎张牙舞爪向我扑来，怎么没吃我呢？太奇怪啦！”

“贤弟莫再猜疑，快让为兄看看摔伤没有。”

庞涓拍掉身上泥土：“一点儿也没伤着，没事儿。”

“咱们赶路吧。”

孙伯灵说着，拿起木棍，挑起两个包袱，担在肩上。二人甩开脚步，继续行进。

庞涓心小多疑，边走边想：奇怪，老虎说来就来，说没就没，明明冲我扑来，却不伤害我，这是为何？莫非是我要拐走孙伯灵的金银，被过路的神仙看破，点化一只猛虎来警告我不成？莫非是我……

想来想去，庞涓仍不得其解。

这一天，二人终于来到云梦山脚下。

云梦山起伏绵延，高耸入云，怪石林立，古树蔽日，气势磅礴，别有洞天。

孙伯灵仰望高山，情不自禁赞叹：“好一座云梦山啊，令人荡气回肠，心旷神怡！”

庞涓仰望高山，却皱起眉头哀叹：“这方圆几百里的云梦山，上哪儿去找鬼谷子呀？”

孙伯灵转身劝慰庞涓：“贤弟莫急，听说鬼谷子住在水帘洞。你我不远千里已来到云梦山，何愁找不到水帘洞呢？”

“三哥言之有理。”

二人进了山，翻山越岭，越走越陡，越走越难走，都已气喘吁吁，汗流满面。

行走间，一道山涧横在眼前，拦住去路。山涧很深，深不

见底。从山涧深处传来哗哗流水声，如雷贯耳。

庞涓俯身望望山涧，嚷道：“三哥呀，咱俩白来喽！别去找水帘洞，眼下连这山涧也休想过去，咱哥俩谁也没长翅膀呀！”

“贤弟莫急，看看别处，想想办法，两个大活人怎能让这山涧拦住呢？”

二人在涧边走来走去，东瞅瞅，西瞧瞧，猛然发现不远处有一座独木小桥。

到近前一看，原来是山涧对面一棵大树的大树杈弯了下来，正好把山涧两岸连起来；瞧上这面树皮脱落，光秃秃的，弯弯如弓，显然是天长日久被人踩的。

孙伯灵说：“天无绝人之路。树杈搭桥，天遂人愿。”

庞涓连连摇头，愁眉苦脸地说：“什么天遂人愿，我可不敢过，一慌神儿非掉下去摔死不可！”

“只要别害怕，别往下瞅，心平气和，脚步迈匀，就会安然无事。”

“不行，我胆小，现在心里就如同有只野兔在狂蹦乱跳。”

这怎么办呢？孙伯灵也不能自己过去而把贤弟庞涓留在这边不管哪！

二人商量多时，仍一筹莫展。

这时，身后传来脚步声，二人转身望去，看见一位老者含笑走来。

这位老者白发苍苍，高挽发髻，发髻上别着一根竹簪，身穿蓝布袍，腰系黄布带，脚穿灰布袜子青布鞋，肩挑一条扁担两个筐。看样子已年过花甲，但腰板溜直，脚步轻快。

他来到二人近前，问道：“二位，可是要过这独木桥？要是过桥，而又不敢，老朽是挑夫，能把二位挑过去。”